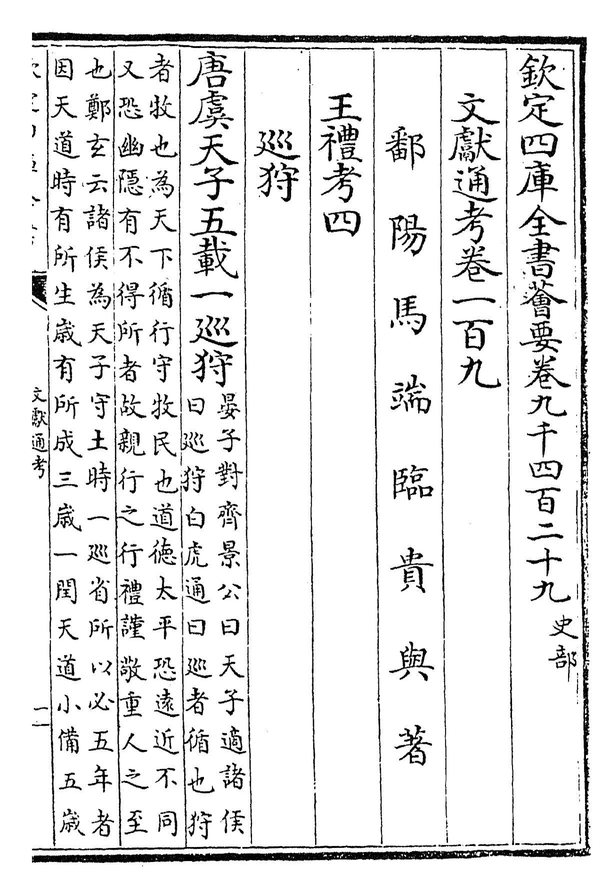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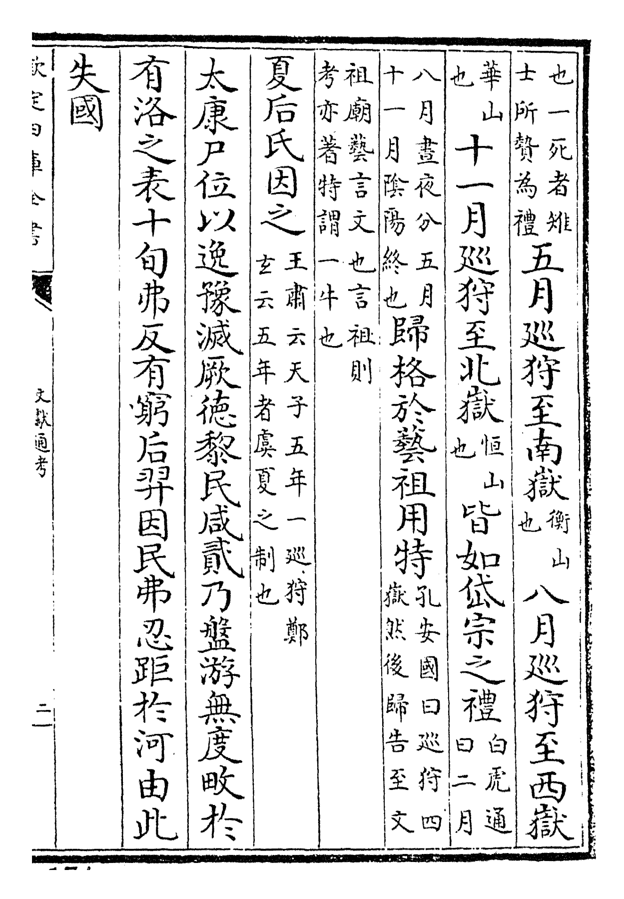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四

巡狩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 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又恐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玄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省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

再閏天道大備也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會朝於方嶽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歲二月東廵狩至於岱宗柴岱宗東嶽也特謂泰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為衆山之所宗主此其所以謂之岱宗是也望秩於山川張守節云乃望秩遥祭東方諸侯境内名山大川也言秩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玄曰恊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恹具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廵狩而合正之也修五禮吉凶軍賓嘉禮五玉五等諸侯之瑞也執之曰瑞陳列之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纁玄黄三孤所執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



也一死者雉士所贄為禮五月巡狩至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白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歸格於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嶽然後歸告至文祖廟藝言文也言祖則考亦著特謂一牛也

夏后氏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玄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由此失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鄭玄註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曰七廟皆告之獨言禰者辭時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内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巡其前日

所戒之令太馭掌犯軷之禮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以道地圖山川所宜所謂以詔地事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也又掌道方慝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乘金輅建大旂巾車云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燔柴告感生之天帝也覲諸侯覲見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

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玄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玄曰謂王巡狩過大山川也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枑音互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藩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玄云為之藩籬既至方嶽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

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也命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所謂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若淫邪則所好者必不得其正者也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炁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宫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註云同陰律也諸侯封内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為若逆昭穆者以宗廟可

以表官爵故絀之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又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嶽之下築壇與覲禮壇鄭玄註司儀職引覲禮制一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是也其壇外為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

步開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玄云宮為壇土為埒以象牆壁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盟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玄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為三等每面丈二尺也

見諸侯之時據鄭註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於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旗而立其位鄭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

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土揖庶姓）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所謂天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圭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圭玉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王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

玉人云璧琮九寸 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鄭注云升沉必就祭者也就祭者則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 其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之至陰陽中蓋欲取中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者此也 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於祖禰用特特一牛

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而崩其右辛餘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驥溫驪溫音盜或作駣淺青色驪黑色騄耳之駟郭璞曰紀年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騄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索隱曰按穆天子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騟輪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皆山名遵海而南放於琅琊齊東境上邑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言何修治而可以比先王之游觀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言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言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慝民因化之而作慝

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謂湎沈於酒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民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今隴右）北地（今寧州）出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過回中焉（回中在安定高平）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漢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推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

東萊有黃縣腄縣窮成山登之罘之罘山在腄縣成山在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里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今兖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今荊州浮江至湘山祠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為

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之琅琊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山在永州唐興縣虞舜冢在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括地志云在舒州周安縣東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在餘杭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丹陽有江乘縣並海上北至琅琊自琅琊北至

榮成山在萊州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渡河而西今德州平原縣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趙武靈王死處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迎謁因執之

時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諸將爭欲擊之陳平曰令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古

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復冬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禪肅然山名在梁父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

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東廵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邉九原歸於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廵狩之禮令大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有所給羣臣奏一歲四廵道路萬里帝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乃止

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南廵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廉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

幸華章陵五月還宮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輙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
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
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
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
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
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宫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遂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宫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宫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宫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宫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扵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宫

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於懐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

善人者也焉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灊縣西南亦名天柱山爾雅曰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令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

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玄注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於常山元氏傳舍

也

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縣房山今在恒州房山縣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之祠）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和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高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

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宫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廵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歴魏郡河内壬戌車駕還京師

魏明帝凡三東廵狩所過存問髙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晉初新禮廵狩方嶽柴望告設壝宫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楚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禮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廵狩至於丹徒告覲園陵三月享會父老舊勲於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䘏

二十六年二月東廵幸至京城幷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享勞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廵狩歷橋山祀黄帝遼西遥祀醫無閭山遂縁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

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衡嶽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歴淮海觀省風俗

是歲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歴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黄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八月壬寅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宫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髙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

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
𤣥壇樓船板艙黄篾等數千艘後宫諸王公主百官僧
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
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
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艭八櫂艇舸等數
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
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
旗蔽野所過州縣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

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帝還長安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至鴈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於行宮八月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九月己巳至東都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

旂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廵長城八月親祭恒嶽河北道郡守畢至
行宫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内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

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

外又以矰周圜施鈴柱

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出臨津關度黃河五月至張掖命

裴矩說高昌王及伊吾吐屯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

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

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譁帝復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

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七月車駕東還至西京十

一月復幸東京
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宮詔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令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

以皂士卒以黄

勑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宫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勑選部門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十二三是歲征高麗車駕駐涿郡

八年車駕在涿郡征高麗不克九月還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征高麗楊元感反乃班師

十年三月復幸涿郡征高麗八月班師十月還京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三月帝幸太原汾陽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鴈門突厥可汗帥騎數十萬圍鴈門九月解圍去車駕還太原十月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帝自東都幸江都

通典曰梁崔靈恩云唐虞五載廵狩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嶽即歸義為長也按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 孔安國註云周制十二年一廵狩春東夏南秋西冬

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覲於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　又

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義省方覲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乃於民物不亦乖踈詳周官本文與孔氏註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厲

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於有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乗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别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説耳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

所據邪文中子言舜一歳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嶽為底止之地葢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

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宫去京三百里 冬幸洛陽

七年幸九成宫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

十二年二月還京 十二月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石

於上以陳盛德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幸洛陽

麟德二年幸東都遂幸東嶽

總章二年將幸涼州羣臣諫不果行

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

十一年正月發東都北廵至并州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勒石華嶽祠南道衢

十三年十月發東都赴東岱
二十年十月自東都幸太原
二十四年十月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唐開元禮
皇帝巡狩儀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宫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圜壇四出陛若舊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別

築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其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圜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

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圜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

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大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玉以蒼碧幣二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衮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嚴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

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其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謁

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皇帝還大次禮官二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宫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宫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叙重行

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䆴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

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嶽鎮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嶽靈上加山罍二罍置於山罇東北向皆加白冪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

執罇罍篚冪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入實罇罍及玉山罍實以醍齊蛋罇實以汎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奉

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賛引引御史諸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賛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賛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

俛伏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以㽔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

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

太祝取玉於篚立於鐏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升自南

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

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之座俛

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

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

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

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鐏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鐏所執鐏者舉羃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奠鎮海以下還鐏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

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面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還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

戍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外執籩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賛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賛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賛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宫之道為壝宫方三百步面一門為壇於壝内三分壝二在南壝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二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劒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宫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路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拜

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門及鈒戟陳於壝内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宫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寳郎奉寳俱

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賛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戸部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布之屬具五兩為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　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籩

為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
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
引刺史為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劒席跪解劒脫舄執贄
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某姓
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奉以東授所
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劒席跪佩劒納舄興通事舍人
引復北面位初為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
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

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别為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黄

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陛中書令黄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戸部尚書令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記黄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

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

會如元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

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

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

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

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宗禰用特如别禮若告封禪如别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揚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廵幸之儀

九年幸西京先命重修宫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眞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

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閒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羣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
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
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
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
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
行在者送閤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
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左
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

不便事幷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
制禁之有竒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
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
受其恵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
録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
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
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為朝覲壇

於奉高宫之南方九丈六尺髙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衞仗宫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龔文宣公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鄭州長吏悉集上服衮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兖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丸紫花茸綿紬窄袍三畢記祀汾陰悉如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侯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寳鼎行宫之前可以

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七年幸亳州一如西京禮

舊制省方上與羣官皆窄絳袍帽還京具鑾駕儀仗預遣官與留司同排設禮官具儀以奏真宗朝陵及舉大禮塗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至禮所上服靴袍具鑾駕羣臣公服穿靴供奉官班及內朝官前導過州府上寬袍羣臣公服凡從官自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翰林學士待制節度兩使留

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赴行宮全班起居中頓侍
食百官就宿頓迎駕先發或道塗隘遠則放迎駕特
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
右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於門内百官父老辭於
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於境所過賜廵警兵守津
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屬父老綾袍茶帛中塗賜衛
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釋道茶帛或加紫服師號凡經
州關鎮及比州吏民有以饔餼酒果方物為獻者計

直答之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洎道釋威儀奉迎者
悉有賜與東京留守遣官奉表請還京凡數上優詔
以答皇親諸道釋市民至近境貢物迎請留司官以
次奉入京師大陳留司兵衛過還京綵樓駐蹕觀樂
御乾元樓召從官坐閱扈駕兵仗還營許羣臣休暇
三日近臣一日
凡京城車駕出太祖太宗豫幸不常其數真宗嘗以
正月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望日謁玉清昭應宮會

靈祥源觀又或六月至玉津園觀麥八月瑞聖園觀
穀十月望日謁景靈宮因禮慶祈禱又詣太一宮并
謁奉先院宣祖昭憲太后影殿普安殿元德太后真
容自餘臨幸則親王公主第外苑馬監頗有定制親
王宗室中書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知開封府學士
節度使至刺史常侍學士初皆候得旨咸平五年詔行幸即從不須奏稟詣宮
觀及游宴閤門仍奏知制誥待制統軍士上將軍特
召三品秘書監以上兩省御史知雜御史以上金吾

將軍自咸平中每出令親從官卒二百執檛周繞輿駕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以紫郊祀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加以執劒親王中書樞密行圍内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為黄道自至祀所左右設香臺晝甕青繩欄干巡省在塗則不設東封嵗殿中侍御史趙湘請詔羣臣不得行黄道上及閲習路馬不得穿過郊祀巡省東京舊城門並契勘其内城外宫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鎮外城

子城門亦勘箭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詔據羣臣章疏請幸東西金賊狡詐難以便憑探報遠去中原專備一方可暫駐蹕淮甸庶四方有警皆易應接應合行事務令三省樞密院共同措置施行令來巡幸即非遷都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以待二聖之復駐蹕之地不為久計仰先次行下不得輒有陳修改易以致勞費十月車駕巡淮甸十四日次泗州二十七日至揚州駐蹕

三年二月三日詔宰執百官諸軍並扈衛車駕渡揚子江是日至鎮江府十三日至杭州三月一日詔移蹕江寧府三日命尚書右丞葉夢得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四月車駕進發自杭州幸江寧府五月至江寧府改為建康府　閏八月詔巡幸浙西九月至平江府十月自平江幸浙東次越州十一月車駕至明州

詔只帶親兵輦官長入祗候共三千餘人隨駕百官

並減一半其餘候見駐蹕去處起發前來

四年正月一日次台州章安鎮二月次温州三月車駕登舟回鑾幸浙西四月次越州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艱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

二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閤門言以車駕省方儀令參酌修立儀注詔從之車駕巡幸請還及期出城百里外奉迎主當物務并臨監臨官免赴

京再於五里外起居次日入問聖體儀制車駕臨京請城外奉迎起居依閤門儀內執政及兩省御史臺司并尚書侍郎以上侍從官節度使俟迎駕訖分左右前導入內一太常寺檢會因革禮太平興國五年太宗北征回禮院狀鑾駕還京是日早留守文武百官並出城奉迎再拜起居如常儀退中書門下兩省常侍以下舍人以上御史中丞並引駕至昇龍門下馬分班序立駕至中書門下横行餘官不横行俱再拜三呼萬歲

俟駕過其不引駕官先至丹鳳門外立班俟駕至横
行起居再拜隨拜三呼萬歲分班俟駕過退次日中
書門下文武百官内殿起居如常儀一今來前項儀
令故事比附參酌若依儀起居前導官前導緣今來
車駕係乘御舟進發竊恐難以前導兼員數止有三
兩員若依令除主當物務并監臨官不赴外餘官出
城百里外奉迎其合赴官數目亦是不多兼俟迎駕
班退合赴近城五里外起居其經由道路窄隘或至

日值雨處難以趍赴及百里外即非程頓去處若行
創造待班幕次顯是勞費欲乞止依儀制應見任文
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出城五里外
立班奉迎起居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令擬定將來
奉迎車駕節次其日留守率應見任文武臣僚并寄
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並履笏內將校止窄衣執杖子詣餘杭門
五里外分立定俟御舟將至舍人揖躬喝拜兩拜起
且躬留守奏聖躬萬福再喝拜兩拜訖各祗候御舟

過並退內留守先入門赴章亭驛御幄下側立定俟車駕降御舟入御幄坐管軍臣僚并合從駕祗應官欲乞免奏萬福留守自赴幄殿下立定舍人揖躬宣名奏萬福喝祗候留守升幄殿當頭問聖體訖兩拜如有宣諭又再拜訖詣御座左側奏事如儀俟奏事畢降階退皇帝升輦還內如宣馬臨時聽旨沿路官局並履笏迎駕起居應合從駕官并管軍臣僚祗應官等並從駕還內如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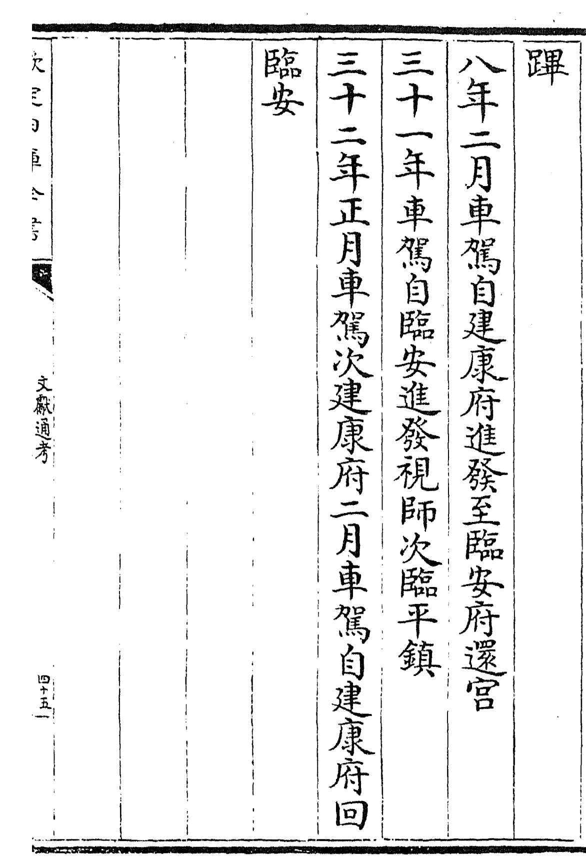
四年十月車駕幸平江府

五年二月車駕回臨安

六年九月車駕幸平江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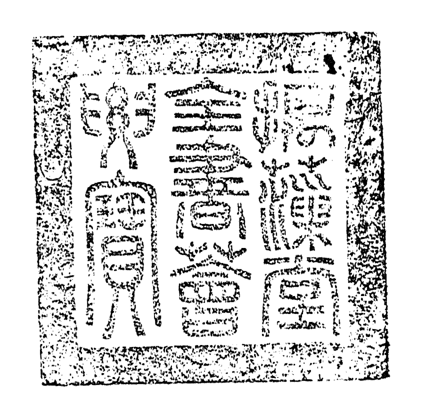
先時詔將來進發三省樞密院百司以紹興四年隨從人數三分為率差發二分前去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宫留守司與決内事有不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駐



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宫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進發視師次臨平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
臨安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濬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三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五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云祝曰昔蛛蝥作網蛛音朱蝥

莫候反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旗者立旗期民於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

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玄謂王不執鼖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獸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為禡

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師至鄙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各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夜事戒夜守之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

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也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羕卒也百官卿大夫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雲氣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

多皆鼓而罔止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 仲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為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

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閲禮實正歳之仲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服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閶鐸聲不過琅閶音吐剛反闟音吐答反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也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調其部曲數疏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衆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事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獲者取左耳鄭衆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
自畀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
多少者也畀
音必二反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及所弊至所弊
之處田所當於
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
尅勝而喜也疾雷擊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鼗譟
亦謂喜也駴
音駭鼗音符
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徒
乃
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
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
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
以田前音翦樊步干反　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
讀為緇翦之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
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
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用四時田獵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是也鄙巡行都鄙掌佐車之政佐亦副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而止之皆止奔也馳放而不扣

司几筵佃役則設熊席右漆几佃音田謂王佃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令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謂其夭物且害處必多也麛鹿鹿子

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

甸祝掌四時之師田致禽於虞中位甸音田　社軍社也宗近宇也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屬音燭舍音釋禂音誅祝之秀反　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别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禽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别殺之二等故自左髁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

潔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而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過於右脅者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而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者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耳隹反　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

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罻音尉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滅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也不覆巢覆敗也　王制

田者大芟草以為防芟音乂　言田獵者必大芟殺草木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舍音赦　民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上舍其舍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門旃諸延反　既為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

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裹纏質以為樴樴魚列反又以裹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鉤車輪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士卒出和戶分地為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右中而射之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

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抗苦浪反綏耳隹反　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麾旗於其中受而置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役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名舉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不逐之古之道也　詩車攻東有甫草注疏云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

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鮮音仙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鬬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搜所留反狩手又反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中丁仲反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國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大事祀與戎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度徒各反亟欺冀反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獮息典反狩手又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數色主反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射食亦反夫音扶皂才早反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

以貲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　隱五年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大音泰箴音針下同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畫胡麥反　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羿五計反冒貪也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麀音憂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恢祜回反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左襄四年

宣王

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甫音父夫音扶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民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力錦反廩人掌凡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搜於農隙搜所留反

獲春田曰搜搜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也耨獲亦於籍耨奴遘反獲户郭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蒸獮息典反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蒸升也月令孟秋乃升殺天子嘗新既升於仲秋也狩於畢時狩手又反冬田曰狩囿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烏路反下同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也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子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

國語

傳曰春曰蒐蒐所留反下並同夏曰苗秋曰獮獮息典反

冬曰狩（下同）（狩手又反下同）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大禽不麛（音迷下同）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詭古委反）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鷙音至搏音博）蝮蠆不螫（螫音釋）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

牢（豢音患）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逺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罻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殀烏老反）魚肉不入廟門鳥

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為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逐

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而況涉乎

遊蕩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
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盖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泰中以勒邊兵而歸新泰中或千
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禮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宫從胡客大較獵宿萯陽宫館萯音倍賜從官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宫室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塘鳳凰巢其木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州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

奏申攝廷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宫殿便座於武帳國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護軍殿中郎一人典護軍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上權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百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迴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塲列為重圍設留守塡街位於雲龍門之外在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内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東門外内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槌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

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來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黄麾以内次正直侍中次正直黄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黄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

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所立反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到正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

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侯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

實獲車奉車奉充庖厨正厨置罇酒俎肉於中逵以犒
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
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值侍中奏
外辦皇帝著黑單介幘單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
事黄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宫次正直
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
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
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

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閤正直侍中奏解嚴内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獮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獮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獮訖宴會享勞比校多

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烏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

處而止大司馬為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壬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

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禡於前以太牢祭黄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二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

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礿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

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猪車車飾如木各重輞縵輪虯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猪軔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

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於右腢五回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於右䯌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内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陛

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

上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年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

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絶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隳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

總章二年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

北逺岐梁歴普潤為兩頭

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蹻杖

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元意黄河上

等處斷圍元意竟抵罪黄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

原之

玄宗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

為乾豆賔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閲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聞而無讙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濵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蹂蒼蹴蒙籠越嶃陰靡榛藂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

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誡後圖天下幸甚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唐開元禮

皇帝田狩儀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期二日三日圍闕其南面且據南面及狩隨地所向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

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蕭角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王發抗小綏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

達於左腢為上射達左耳本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内乃擂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賔客下者以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

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

其後從臣皆賜窄袍并靴 自是多以秋冬或正月畋於四郊先出禁軍為圍去聲場五方以鷙禽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或召從官飲至頃賜食上每中禽諸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幸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

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於令

端拱元年十月自今非特朕不於近甸游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兎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

諸王從時展拜禮外自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

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僖初又詔禁圍草地

許民耕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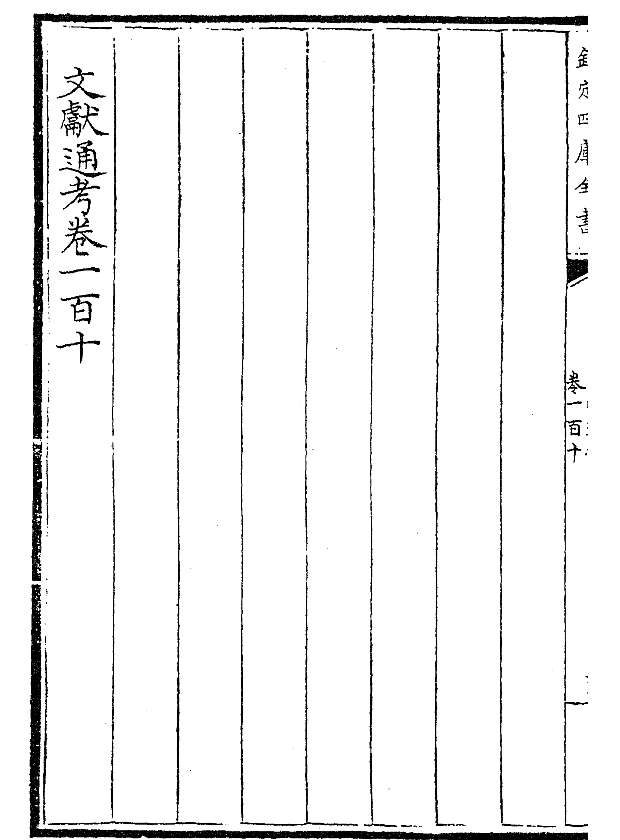
仁宗慶歷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内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

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麞兎馳薦太廟既而名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兎鳧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名問所

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麤糲而能享壽人加恩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免所過民田在園内租税一年時交趾李德政適遣使獻馴象未見特召預觀賜紫袍塗金帶

七年三月詔罷出獵以諫者多故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